

原本在 2015 年末,2016 年初的这段时间里,有三位老前辈钢琴家要在上海演出。不料,其中最“年轻”的傅聪先由于状态未达预期而取消了演出,稍后,最年长的普莱斯勒也宣布取消这次访问。结果就只有德穆斯继续弹他曲目超级繁重的独奏会,除此之外,他竟还有余力救普莱斯勒的场。

11月21日的演出以巴赫《意大利协奏曲》开场,德穆斯的演奏并非没有岁月的痕迹。第一乐章的某些速度已非完全主观的设计,而多少是存在客观的快不起来;可是,他在慢乐章弹出的深度仍尽显大师风采,到终曲部分,热身基本完成。莫扎特 K.331 同样采用偏慢的速度来弹,快不起来的感觉却已消失。德穆斯对该作的理解一贯如此,30年前灌录的唱片就颇慢,这次弹,比唱片中还更多了一些流畅,更少了几分审慎。

他是研究古乐器的专家,但最后种种“学识”皆融入了现代钢琴键盘上无比纯真的歌唱。演奏莫扎特不能刻意去“唱”,也不宜刻意去做“个性的”处理,否则容易反受其害。德穆斯的演奏则再次树立了德奥学派那种“忠实原作精神之自由度”的范本。他不仅演奏速度偏慢,还大量保留反复,第一乐章就显得很长,然而在种种美妙的歌唱效果,及自由速度的“讲述”中,仍有环环紧扣的魅力与说服力。二、三乐章的演奏可谓挥洒,在莫扎特的框架之内,小步舞曲中的重音运用相当大胆。

演奏《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有人会突出神秘的氛围,德穆斯却以德奥学派尤为

一位老将与中断的即兴曲

——略记德穆斯告别音乐会上海站

◆ 张可驹



周江翔 摄

立体的音响造型,配合庄严而气息无尽的速度控制,展现了一幅纵深相当惊人的音乐景观。该作的终曲戏剧性很强,通常需要相当快速的演奏。德穆斯弹来,让我们看到他的修养:钢琴家有客观快不起来的成分,但依旧能保持音乐所需要的基本速度。在此基础之上,他大胆地运用自由速度,有些段落弹得缓慢,却能够从另一角度刻画戏剧性的力量。在状态的高峰,钢琴家或许不会这么弹,但此时他的演奏正如大名家用秃

笔写字,将客观局限掩藏在转折、飞白之中,也别有风神。这就是真正把握音乐内容才能体现的修养了。

全场最精彩的演奏当推舒伯特的《四首即兴曲》D.899,我认为这样的演奏哪怕在施耐贝尔、费舍尔他们还在弹的年代也拿得出手了。这些即兴曲通常被视为舒伯特旋律天赋的最佳体现,单独演奏的时候也可能被认为是“小曲”中的一类。然而,德穆斯的演奏从宏观的方面来说,首先最精彩的一点就是他

明确地提醒我们:从本质上讲,这些作品的意境是开阔的,而不是纤巧的。钢琴家的演奏有高屋建瓴的结构、气度的把握,可当他着力表现旋律之美,深入原作复杂的情绪变化时,我们所听到的细致而纯粹的美丽完全能够同前一方面分庭抗礼。

第三首即兴曲中宽广的速度完全是为了细节的充分展开,而最后一首的开头,那个音阶式的主题我真不知在世的钢琴家里面,谁能弹出比德穆斯更圆润、更富于歌唱性的音响。不过,顶峰的演奏我认为还是第一首。有些尴尬,因为观众席的杂音一度过大,钢琴家曾经中途停了下来。可毕竟,停下是为了不将就,他继续弹的时候也没有将就。那段最为抒情的旋律第二次出现时,德穆斯所弹出的富于深度的美简直是一览众山小;钢琴家带着听者攀登音乐的境界,有时终于到达俯瞰的高度,但这是很少了,因为真正的巨匠的手笔。在过去那些巨匠的年代还多些,现在完全是可遇不可求,希望听过的人都能明白才好。

弗朗克的《前奏曲、众赞歌与赋格》留到最后,显然是为了在钢琴家状态完全放开的时候来弹。相对于博列特、费奥伦迪诺等人庄严的演绎,德穆斯在弹奏中更突出一种熟稔的自由;众赞歌的演奏柔和而宽阔,光芒四射,将作曲家的圣乐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音色大师阿莫雅

法国小提琴家皮埃尔·阿莫雅,不属大红明星,国内熟悉他的人不多。去年他悄悄地来到上海音乐厅,以一场功力深厚的音乐会告诉人们,他宝刀还未老。今年11月,阿莫雅再度光临上海音乐厅,以一台纯法国作品的独奏音乐会,再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业内,阿莫雅有两件事成为谈资。一是他曾经在17岁时跟随海菲兹学习小提琴,一学就是五年。虽然大演奏家并不等于大教育家,但能够做海菲兹五年的学生,这样的履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菲的资本。最重要的是,阿莫雅后来成功的演奏表明,他学习海菲兹,但并不拘泥于海菲兹,完全脱胎换骨,形成了自己的独到风格(下面结合现场音乐会,会具体谈到),难能可贵。第二件事:阿莫雅使用的斯特拉迪瓦里斯名琴 Kochansky,制作于1717年,是他如影随形的宝贝。但这把名琴曾在1987年遭窃,令阿莫雅痛心疾首,寝食不安。悲喜交加的是,四年后,这把名琴居然又失而复得,堪称奇事一桩。

也许阿莫雅自己也感到,全场法国作品,有些还是冷门和不常演的作品,对中国观众的欣赏有些难度,所以他在音乐会上先作了解说,此举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上半场第一曲,梅西安的《主题与变奏》。此作是梅西安的早期作品(1932年),音响丰富,色彩浓艳,节奏多变,已具备了强烈创新的个性。阿莫雅在表现主题音乐时,即以他温暖而又不失力度的音色先声夺人。主题后的五个变奏相融交织,一气

呵成,更是将他独特的音色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是的,阿莫雅最强烈感染和吸引我的,是他的音色,那种温暖的音色仿佛是有色彩的,一种泛着金黄和古铜色彩的音色;这种音色又仿佛是有香味的,一种弥漫在沙龙里的咖啡香韵。

接着演奏的弗朗西斯·普朗克《小提琴奏鸣曲》,是普朗克1942年应法国天才女小提琴家内沃而作的,也是他为纪念被弗朗哥法西斯暗杀的西班牙好友、诗人洛尔卡而作的。此作技巧难度很高,平时很少出现在音乐会上。也许毕竟年龄已高,技能不可避免地有所退化,阿莫雅的演奏不是很从容,第一乐章开始就有些失误,第二乐章没有拉出那种优美如歌却又哀伤阴郁的味道,这两个最重要的乐章因而缺乏鲜明的对比。直到第四乐章,阿莫雅才似乎进入状态,尾声几小节,表现一个被枪击中的人一步步倒地的情景,颇为传神。

下半场福雷的《A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以优美的浪漫情怀著称,它不是难在技巧,而是难在味道,当年的格罗米欧是诠释此作的代表,但不知为何原因,在现场音乐会上很少听到。阿莫雅显然是靠近格罗米欧这一路的,在放下高难度技巧的束缚后,阿莫雅的演奏显得从容自如,他的音色特长也得以充分发挥。最后是英年早逝的法国天才女作曲家莉莉·布朗热的两个短曲:《夜曲》和《前进行曲》,阿莫雅的演奏显然是驾轻就熟,得心应手。

如果说,梅西安《主题与变奏》是音乐会的虎头,那么,阿莫雅最后安可一曲的《美丽的夜晚》,则无疑是豹尾了,而且我感觉这是本场音乐会最迷人的琴声。这首小品当年是由海菲兹根据德彪西艺术歌曲改编的,也是海菲兹本人音乐会安可的经典之作,现在由他的弟子来演奏,仿佛时光倒流,重温旧梦。阿莫雅美妙的、带有法兰西沙龙味的独特音色和韵味,沁人心扉,迷人心醉——真是个美丽的夜晚啊!



传承之中有个性

——听王维倩演唱会有感

◆ 李严欢



古典音乐之外,对于那些流行于上世纪20-50年代的欧美与华语老歌的喜爱由来已久。因此,当从上海歌剧院的新演出季中见到女中音歌唱家王维倩将以此为主题举行演唱会时,为她这些年来在歌剧院之外,对于通俗音乐演唱的探索与收获而高兴,也为上海歌剧院不拘一格的节目安排鼓掌。

开场前,翻看手中的节目册,王维倩对这一时期中、西方流行音乐文化的熟悉已不难察觉。那看似“混搭”的曲目安排,实则贯穿着

“影响与传承”的主线。如她将那首久违的姚敏作曲的《第二春》填英文词的《Ding Dong Song》,置于《玫瑰玫瑰我爱你》之后,让这两首最早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的华语歌曲相映成趣。又如在第一部分的“上海老歌”之后,她带来三首拉美与法国名曲,这一方面显出她个人全面的音乐素养,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受到同时期西方流行音乐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这份敏感与巧思,并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王维倩在演唱过程中对这些老歌所作的梳理、钻研,可见一斑。

聆听王维倩的演唱,先前的这份感受变得更为强烈。这些歌曲虽属通俗音乐范畴,却无一不是将诗意的歌词与隽永的旋律完美结合的佳作,体现出高度的艺术性。作为一位早已在歌剧院舞台和大量艺术歌曲中积累下丰富经验的歌唱家,王维倩显然意识到它们的这一特征,演唱时始终注重音乐与歌词间密切的联系,考究的吐字全然服务于音乐表现。正如她以更接近沪语发音的方式唱出《Ding Dong Song》首句“明明是冷冷清清的长夜”中的“清”字,虽并非通常所认为的“字正腔圆”,传递出的却是地道的海派风情,听来格外亲切。在《玫瑰人生》

中,她那贴切于音韵变化的优雅吐字,又凸显出歌中浪漫的意境。

有别于以往在歌剧演出中所闻,当演唱这些戏剧性虽不强,但亦充盈着丰富情感的歌曲时,王维倩在充分遵循美声的发声方法与歌唱原则,坚持以不同的声音表现不同情感的同时,原本抒情、醇美的音色中,更添精致的韵味和生动的气息,以此让自己的演绎在高雅的格调中兼具平易近人之感。就像她演唱的《神秘女郎》,对于滑音恰到好处的运用,既不失用声的规范,音乐的色彩感又有所增强,歌声中“奶油味”十足。而当演唱《西波涅》《被遗忘的时光》等听来容易唱来难的歌曲时,她对于声音与情感到位的把握,实非一些欠缺声乐概念与技巧的流行歌手所能媲美。

当很多人仍因王维倩前些年推出的多张反响极佳的“上海老歌”的专辑,而将其在歌剧演员以外的身份定位于“上海老歌代言人”时,她早已跨出更大的一步,将自己对于音乐更多元的爱与众分享。想到她为推广这些代表一个时代的声音的经典之作所倾注的热忱,又听到她在传承之中不失自我的演绎,让我心生敬意。如此好的声音,当为我们且听且珍惜。



《拉赫玛尼诺夫的变奏曲》
钢琴:达尼尔·特里凡诺夫 协奏:费城管弦乐团
指挥:雅尼克·涅杰-瑟贡 编号:479 4970 (DG)

一直以来,拉赫玛尼诺夫以其辉煌的音乐成就和传奇的艺术经历,成为许多后辈心中的偶像,其中便包括他年轻的同胞特里凡诺夫。这张新专辑中,特里凡诺夫以独特的视角聚焦这位前辈在“变奏曲”体裁中的成就,精彩诠释了他的《科雷利主题变奏曲》《肖邦主题变奏曲》等三部作品。当演奏《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时,更请来当年与作曲家本人共同完成这部作品首演的费城管弦乐团协奏。(严焕)

